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六

李心傳撰

中華書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

【紹興元年】十有二月甲子朔。知樞密院事宜撫處置使張浚言。今年二月於階。成州駐兵。與金人相持。聞潼川府路有偽造檄書。稱平蜀大將軍。不顯姓名。指斥宗廟。搖動吏民。臣移師利。闐之閒。密切採訪。據知潼川府宇文粹中稱。本府吏民乞用曲端充統制官等。緣端跋扈之迹顯著。臣受陛下重寄。豈有主兵之官。卻用藩府薦用。萬一事出於意外。臣將何辭以報朝廷。已送端恭州置獄。推治外。四川見今前執政侍從等官在職。慮與臣議論不同。別有奏陳。乞賜下照。詔已覽來章。令三省劄浚照會。時端已爲浚所殺。而朝廷未之知也。併著此以見端之死所坐無名故變之詞支離也。 詔直徽猷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叔敖。文學吏事。皆有可觀。

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除給事中。令所在以禮敦遣。赴行在。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路允迪守本職致仕。允迪以前執政告老。不進官。非故事也。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董權尚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爲從官。自子畫始。朝散郎廣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程瑀。試太常少卿。秦檜引之也。降授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曾班。除名勒停。雷州編管。以右司諫方孟卿論其在秦州植旗降敵。上書秦州已投拜大金國八字。且行移斥御名也。班兄弟顯謨閣直學士祿。顯謨閣待制開乞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太中大夫吳敏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敏初除湖廣宣撫使。以祖母年高力匄免。未報。敏受命置司柳州。時寇盜充斥。敵方鳩兵選將。未能出師。而呂頤浩檢會敏勾祠之章。故有是命。敏至司才十六日也。

熊克小原。吳敏不能制賊。爲言者所論而罷。實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與日麻所書不同。當考。

國學進士上官孔明上書論范汝爲猖獗之狀。且言爲范賊之策有三。直搗廣南。盤據要地。疲用王師。使苦嵐瘴。歲月莫能下。此上策也。引衆直前。據福州城。食城中粟。北守北嶺。南斷浮橋。備河口舟。阻古田險。坐困王師。此中策也。不度智力。迎敵王師。此下策也。臣今料之。彼人出下策。然福建之地。平原曠野。率皆礪确。民利於步戰。而王師長於車騎。便於長戟。利於弓弩。地有所宜。戰非所利。謂宜永嘉航海。直至福建。秣馬厲兵。張皇聲勢。募福建之民。以攻福建之賊。詔付宣撫司。孔明。邵武人也。

丙寅。詔依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旨。以兩制爲之。如未曾任侍從之人。卽依權侍郎法。詔應販私茶鹽。並不用蔭原赦。樞密直學士知遼寧府席貢上遺表。贈光祿大夫。後諡襄榮。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郡湖田。詔戶工部取會奏聞。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翺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開。樓異守明。王仲蘊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爲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

王明清揮麈錄餘語云。王仲蘊守會稽。屬者續教知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案二郡湖田。其租悉屬御前。章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備繕修原廟之須。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上虞一縣。考究自宣和元年至建炎四年。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

前而約放省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民間所失不在焉。其本亦如此。明清所云誤矣。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人趙不搖以爲便。不搖申到在明。遂廢餘姚。上年三月庚申。

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封永康軍普德廟神爲招惠靈顯王。漢右將軍張飛爲忠顯王。詔依已行事理。普德神。秦蜀守李冰次子也。宣和閒。改封真人。至是浚言神比託夢兆。欲婦妖凶患爲兵印。又言閩州有死卒復甦。稱飛與關羽分兵境上。摧拒強敵。故封之。

己已。祕書少監傅崧卿權尙書吏部侍郎。充淮東宣諭使。且賜諸州守臣銀合茶藥。仍命崧卿體訪民間利病來上。

庚午。手詔閩賊范汝爲。嘯聚日久。反覆變詐。害吾良民。比再遣帥。盡行翦戮。重念軍旅暴露。轉輸勞煩。朕不德之所致也。王師到日。其諸徒衆能執汝爲請命者。當重賞。其餘咸赦除之。可令宣撫司多出榜示。及箭射蠟彈入賊中。使明知朕意。

辛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賈。先是劉豫置榷場通南北之貨。頤浩以爲便。乃奏行之。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孟揚。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並放令逐便。先是揚父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昌齡。既卒於封州。而揚揆猶在嶺南。朝議以其蠹國害民。累赦宥。昌齡妻東平郡夫人靳氏。以昭慈近屬於朝。乃許自便。昌齡開封人。宣政閒。與二子繼任水衡。昌齡仕至保和殿大學士。揚揆皆光祿大夫。靖康初。坐姦賊廢。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閤門宣贊舍人知興州。同統領秦鳳等路軍馬李師顏知成州。閤門宣贊舍

人利川路第三將柴斌知興州。金之陷陝西也。師顏爲耀州守。獨率所部來歸。其家屬皆爲金所得。金人服其忠義。遣其弟師文招之。師顏不顧。師文卒爲所害。由是浚擢用之。師顏事以紹興三十年三月壬辰富元衡所奏增入。夜行在紹

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爲百姓甚害者。無如科配一事。州縣比年以來。於常賦之外。別立一項軍期科配。一歲之間。一戶至五七次。臣竊謂與其許科配。不若專責常賦。與其放逋欠。不若嚴禁敷率。今稅租免役和買。及關征權酷之利。別無失陷。則軍事所需。何容不足。伏望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其餘非法科配。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災傷及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是因軍期須索。亦有許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盜賊論。官竄嶺表。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斂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蠶未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籲天不聞。誠宜嗟憫。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後。勿以科斂爲諱。而特如條畫。申啟監司。謹其拋降之名。俾不得加數。培克。因事漁利。則四方之民。凡有征求。莫不樂輸而無怨矣。疏奏。詔檢會五月己未。指揮申嚴行下。後奏在此月甲戌。今聯書之。明年正月陳汝錫請官恐緣此事。左朝奉郎葉

夏卿直祕閣。知饒州。時江東羣盜方熾。故選用之。旣而言者論夏卿通守洪都。以城投拜。命遂寢。

甲戌。詔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顏孝恭。以所部四千往建昌軍討賊。權聽守臣朱芾節制。先是建

昌之石陂寨軍賊丁喜、饒青聚衆爲亂，提刑司檄士居宣教郎蔡延世會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閻泉擊之。官軍失利，至是李敦仁復犯虔化縣，閉門祇候，權縣事劉僅與戰，爲所敗。言者慮二寇相合，故命芾討之。謁孝恭時駐軍鄱陽，就遣之也。

乙亥，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追三官，令統所部赴宣撫司軍前自效。坐擁兵逗遛，爲御史所劾，故有是命。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爲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選之人，乃命吏部參考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所舉官。詔立賞錢千緡，有妄言火災者，許人告捕從軍法。時都人訛言太史局奏是月望復有火災，故禁之。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賊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需不免，又取於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刑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祖宗朝真決賊吏舊制，鑿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沒家財。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爲姦，故盜賊蜂起，乃下此詔焉。朱勝非秀水閩居錄云：范宗尹爲相，論年，南宋沈與求論其過惡二十事，而賊墨居其四焉。於是罷相宮祠，彈疏既傳，無不駭愕。繼有詔旨，官吏犯賊，依祖宗舊典，誅戮仍籍其家。因宗尹也。案宗尹罷相，非因與求論列，前已辨之。此詔恐非因宗尹特勝非惡之辭，今不取。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右軍副統制岳飛爲神武副軍都統制，仍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本軍主管文字秉義郎高澤民至紹興，而澤民其甥婿也，乃詐爲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故有是命。飛皇

恐自辯。詔諭以出自上意。仍鑄印賜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防遏金人。招安

盜賊。保護浙西一路。厥功懋焉。可特與恩澤三資。奏補本宗或異姓有服親。戶部侍郎柳約言。軍興科

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從之。明年正月丁巳不行。是日曹成至道州。守臣直祕閣向子恣

聞之。悉城中官軍。得百有二十五人。俾之迎敵。又遣使招之。兵行三十里。與成遇。士皆驚逸。成自東門入。

子恣從西門跳奔。獲免。成遂據道州。

戊寅。以禁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案)此手詔甚詳。而日麻不載。蓋失之也。詔行在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日麻十二月十五日沈與求除龍圖閣學

士宮調。賈安宅工部侍郎。胡松年給事中。黃龜年起居舍人。(案)此皆紹興二年十二月事。史蓋誤也。又於此日書右諫議大夫徐俯上殿。(案)俯明年春方除諫官。又書遺駕歸巢外郎李愿充川陝撫諭。(案)愿明年四月方以國子監丞被命入蜀迎迎王。史皆誤也。周必

大序駕部題名。亦繫於今年十二月。同此一誤。今並不取。

庚辰。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制置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遣參議李值來獻捷。詔以溫為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仍命聽樞密院節制。是日桑仲遣兵攻復州。守臣修武郎俎遜棄城走。

辛巳。復置廣西茶鹽司。舊淮南鹽。歲稅八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盈七八百錢。議者以為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戶部侍

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椿管，餘備軍費。從之。

去年十一月辛亥已增至此又增。

詔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海州薛安靖、朝散郎通判州事李彙並赴行在，令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遣將統兵戍守。安靖本劉錫屬官，彙嘗爲沙河簿，在滄州結約南歸，會劉豫使守海州，至郡踰年，遂誘率簽軍蓋諫等殺金人所命沂南淮北都巡檢使王企中及僞齊之戍守者，率軍民以城來歸。尋以安靖爲浙西兵馬副鈐轄，賜彙同進士出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安靖等除官日，屢不見據。明年三月四日，安靖等申明東海軍戍兵狀，增入彙以二

年二月乙丑賜出身。

武翼郎單德忠充樞密院準備將領，以所部三千人自爲一軍，以其忠節顯著也。詔戶部給銀

五萬兩付温州，爲福建等路宣撫司大軍家屬錢糧之用，以添差兩浙轉運使盧知原有請也。先是宣撫使孟庚總大軍道由温州，守臣龍圖閣待制洪擬趣使赴援，庚怒於餽餉外，命擬亟犒師，犒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詢詢且不測，擬即借封樁錢用之，事已自劾。詔書獎其知變，賊平，庚上其勞，加秩一等。

擬轉官在明年十一月癸未，蓋因宣撫司保奏也。

僞齊汴京留守劉益遣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奉表請劉豫

遷都是日，豫下僞詔曰：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輿壤，爲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重念遷都重事，未嘗輕議。既而寇盜衰息，強梗還歸，關輔混同人，漸寧謐，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詔布詔晉，夏孚羣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於汴，凡爾遐邇。

宜知朕意。豫又以僞權尙書右丞張昂權門下侍郎。權尙書右丞張東爲左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范恭兼權右丞。

初。監察御史婁寅亮卽陳宗社大計。尙書右僕射秦檜以寅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中父死於賊。匿不舉喪。壬午。詔大理寺劾治。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爲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尙書吏部郎中孫近充祕閣條撰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

乙酉。祕書丞劉大中爲尙書吏部員外郎。

丙戌。詔大理寺且留紹興府。俟勘斷見禁公事盡絕。赴行在。詔入內侍省。應官司取索文字。依舊例

更不回報。後又詔內侍省準此。此以二年二月十七日內侍省狀增入。

丁亥。言者請賊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尙德化。顧賊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潘永思追一官。坐爲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寺推治僞告。事連永思。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

肆爲虜掠。甚於盜賊。望賜告戒。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無擾。樞密院察大將。大將已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

戊子。知樞密院事宜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尙原勦殺金人。先是浚徙治闔州。徽猷閣待制參議軍事劉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劄。言浚今居闔中。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臣初至行朝。論浚者紛紛。甚可嘆駭。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迹。萬一有功。實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爲。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且如前年航海。一枝之外。便皆爲不測。使惑於浮言。遂巡不決。豈不敗事。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上大喜。

己丑。制授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兼知秦州吳玠鎮西軍節度使。從張浚請也。仍遣中使任充持旌節官誥賜玠。尙書右司員外郎江躋爲殿中侍御史。初。上旣褒錄符祐黨人。而其子孫陳乞推恩者。吏部猶會刑寺有無過失。議者言。敕書旣稱以忠爲罪。望悉除落過名。以正名實。從之。詔襄鄧鎮撫使桑仲。金房鎮撫使王彥釋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是冬。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其副都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橫統之前軍去金州三十里。彥曰。賊兵以我爲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郎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幾月。大戰凡六日。賊大奔潰。彥

縱兵追擊均州平。

仲寇金州，據彥行狀在今冬不詳月日。案史，降旨令二人釋怨。在此月己丑，故遂聯書之。曹錕撰陳彥行狀云：鄧督張公入蜀，桑仲遣兵臨其後，為王彥所敗。即日遣鄧州兵入謀蜀，公遣人諭，張明毋附仲，仲怒，夾數百騎來鄧。

州為明所殺。案渡以建炎三年冬入蜀，去此已久。仲不應既其後，若以為沒入援時，則其還秦州在建炎四年三月。至此亦已論年。錕所云誤也。仲追鄧兵及被殺，皆在明年。已刪。泗州見庶不抵牾。仲承制加橫榮州團練使。日麻。明年四月戊寅，桑仲奏李權近據再立功，已便宜加榮州團練使。有旨：李權特與權團練使，依前武節大夫。案橫自此未嘗出兵，故且附於犯金州之後俟考。

庚寅，詔存恤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屬。命所在州根刷期已上，親赴行在，候到取旨遷擢，以其用事於僞齊故也。

辛卯，尚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守左司員外郎。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正月丙申，餞例免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是月，賜陳東家錢五十萬。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是歲，宗室善淵賜名者二人。初命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十八年閏八月，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李乾德薨，子陽煥立。乾德在位四十五年。

所書可參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紹興二年。歲次壬子。金太宗晟天會十年。僞齊劉豫阜昌三年。

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令幹辦內東門司李珂。衛茂實提點紹興府。留任六宮事務。徽猷閣待制致仕王昇卒。昇建德人。事親至孝。建中靖國初。以經明行修授官。事上皇爲明堂司常。卒年八十一。

乙未。詔諸路死罪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案。未通處。許酌情減降如舊。以三省言。今道路稍通。若令一例減降。慮生姦弊故也。

五年正月壬子。復奏案。○(中興聖政)上詔及禁戢賊吏。呂頤浩曰。賊吏侵漁。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贖給。宜按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隔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

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臣圖正等)曰。當而後赦。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辱。衆人之情也。今使仰事俯育。且不能欲以刑法驅之於義。禮教化之不克成。宜哉。大上皇帝將大治。誠則先足其供給。誠得事理之序。比年以來。州郡經費不支。屬吏之奉。有至數月不給者。天下賈人少而庸人多。方責其廉而勞。或使之鮮廉。誠不可以不察也。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諜報金國主死。尼瑪哈已立。劉豫率官

僚舉哀。見合兵謀取壽春。詔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措置防備。

丙申。故奉議郎贈直祕閣楊邦乂。加贈朝奉大夫。爲立祠。名褒忠。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言其忠節也。

五年四月再臨。承事郎劉默除名。特送饒州編管。默知天台縣。訟守臣晁公爲之過。范宗尹、呂頤浩互庇之。公爲

才免官。而默坐違法科數及饋送過客屬吏。至是獄成。遂有是命。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行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以候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師次延平。劔潭湍險。賊焚橋以拒。王師世宗單馬先浮以濟。師遂濟。距建寧百里許。范汝爲已伐木埋竹。及布鐵蒺藜。開陷馬坑。以掘諸要路。世忠僱兵自間道急趨鳳凰山。是日旦至城下。遂圍之。

戊戌。祕閣修撰知紹興府陳汝錫。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先是手詔因軍期所須索之物。令州縣以印榜實數科理。毋得多取於民。事見元年六月。汝錫受詔不行。知屬邑。侍御史沈與求劾之。下臺獄。法寺當汝

錫私罪狀。該恩原免。右僕射秦檜惡汝錫。特有是命。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知紹興府。宣撫處置使司書寫奏報文字。趙士張樸爲右承務郎。樸浚之從子也。

辛丑。昭慈獻烈皇后几筵進發。上詣禁中焚香。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劉珏卒於梧州。熊克小麻珏以提舉太平觀卒。按珏此時未

落分司。閏月丙辰方追復元官。計聞官其二子。後又追復龍圖閣學士。是日韓世忠收復建州。初范汝爲既被圍。固守不

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礮等急擊。凡六日。賊衆稍怠。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爲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

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祀之。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壬寅。上御舟發紹興。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軍統制巨師古。以其軍從。甯右軍統制官劉寶收後。以吏部侍郎李彌大。權知紹興府。節制內外軍馬。時百司先渡江。扈衛者獨執政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交修。中書舍人程俱。侍御使沈與求而已。晚。執政登御舟奏事。上至錢清堰。乘馬而行。是日。湖東安撫使向子諲。自曹成軍中復歸蓋山縣。初。成旣入道州。會樞密院遣幹辦官左鼎持詔書諭成。俾散遣江。淮等路民兵。獨與堪出戰。人赴行在。聽張俊節制。其徒爲盜久。憚俊嚴明。不聽命。湖廣宣撫使吳敏時在桂州。以兵力微。不能進。新中書舍人胡安國移書於敏。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由昭賀。以通春陵。北檄韓京。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投於溝壑矣。敏然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宣撫使都統制兼參議馬擴。嘗駐軍大名。爲成所服。乃遣小校張布。持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且令準備將魏憲。遣擴書。略云。欲得相公指差一處。參謀官范直方。曰。成不必招。可促之。使赴行在。擴曰。彼既不願遠出。萬一促之。是使散而爲亂也。不若藉以爲用。敏不能

決擴獻書於敏。請提軍親至道州。入成軍中。撫定分撥。選強壯以隸五軍。進兵長沙。制服馬友。正二月中。可以就緒。不然。失此機會。不惟湖湘重困。師老財殫。無以善後矣。敏弗聽。後數日。擴爲詩獻敏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歸融州。敏遣騎追之。弗及。成聞擴去。又數日。敏祠命亦至。成遂復爲亂。朝廷聞子誼爲成所執。詔子誼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權湖東安撫使。將所部往潭州。而子誼已出矣。

子誼得祠。在正月乙卯。飛權帥事。日厯不書。今以三月甲子。江西安撫大使司奏狀所云增入。

甲辰。上次蕭山縣。顧見帷帳華煥。問輔臣。得毋擾民乎。輔臣奏。聞之。縣令劉隲。民盡出庫金。上曰。斂不及民爲善。

丙午。上至臨安。

潘芳大全。禮儀莊賀車駕回鑾起居表。皇威烜赫。方望幸於中原。聖孝寅蕃。暫歸承於清廟。民有靈寃之慶。師無霜露之勞。恭惟皇帝陛下。開濟艱難。圖思久大。俞勳賈儉。來天祐於清躬。惡殺好生。養國祚之元氣。昌期將啓。強敵

自夷。時乘六龍。淮海風動。日闢百里。靈壽景從。適感祀以言還。因驚動而飲至。格於藝祖。卽收虞狩之常。作我上京。終復漢家之舊。臣義均圖體。喜若己功。管臺坐疏。雖愧甘泉之從。衣冠未掛。猶瞻清渭之朝。曹橋林集。代殿州賀回鑾表。大巡六師。坐底妖氛之靜。外薄四海。欣聆法駕之旋。宗社咸安。君臣相慶。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天地。功顯祖宗。能化本於至誠。神武歸於不殺。強鄰自殞。靡勞魯達覽之弓。巨寇就屠。必有假李兒之手。乃眷雲屯之幕。方馳月捷之書。往無懈勞。溫挾忘寒之曠。有激其勇。時揮御暮之戈。遂使聞風。鶴鷺驚晉師。固已取餽觀而爲京觀。商政猶舊。而戎衣大定。徐方不回。而王日還歸。禁禦生春。游常動色。臣曠拘守壘。躬阻迎鑾。朝隨葵影之傾。夜喜旄頭之落。功成惟斷願。獻平淮西之文。復不遑。請詠刻活溪之頌。○張孝祥於湖集代方務得賀回鑾表。靈鋒電掃。瓌脈渠魁。與奮天

旋格於藝祖。神人歡喜。華夏奠安。恭惟皇帝陛下。仁配乾坤。恩兼南北。始結堯主之好。欲齊民均。蹈於泰和。茲親革弊之征。乃強敵自干。於皇時。遂乾龍戰之戲。率傳龍萬之歸。萬里提封。將復漢圖之舊。百重陸載。載新吳會之朝。臣屬奉清閒。獲瞻神種。邊庭賤守。莫陪飲至之觴。願道告行。暫止前驅之陣。

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把截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政和初。改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橫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可。且謂祖宗之制。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職事。親近人主。恩數多類。從官以元豐三年班簿攷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神諤、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元豐官職。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爲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也。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熊克小麻載此事於元年九月末。實蓋不知其月日。故附俱初除舍人之月也。日麻自有本月日。今從之。

己酉。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席益。移知衢州。從所請也。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宋輝。知臨安府。臨安府屬名。正月十日。

八日。宋輝自龍圖閣陞祕閣修撰。蓋誤。輝除祕閣。在今年五月乙丑。尙書左司郎中姚舜明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

庚戌。詔僞造券榜人並行軍法。時諸軍僞造者多。故倉部員外郎成大亨以爲請。

壬子。侍御史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兵權不在朝廷。與求言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